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12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潜　十三世孫　聲　沛浩潤　重編

題䟦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

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繇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

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俯世之曉曉然黨所與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一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繇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歛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愼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决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賛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巳之故苟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

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竪孫爲司馬氏所廢却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月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鈎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眞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

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眞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

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閒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群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

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繼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　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爲

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謂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眞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

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内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内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者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蹤容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

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黄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黄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閒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閒而不可得

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眞人旣一海內建親王鎭楚以其地爲國都鹿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於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

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益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

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遠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麟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閒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騈發迭見父子兄弟傳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

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
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
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
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
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闔有排
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
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

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益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貍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微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

抑困悴者歟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魑魅邪鬼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糞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旣死之遺臭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

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實録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

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官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

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於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於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

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哀號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益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高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仗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於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於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

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黄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觀所言多閎遠遒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况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况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浚亦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感

若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奥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

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繇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旣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葢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

受學於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於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

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雖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

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奬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觧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

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楊公于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

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旣卽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

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

惟後之垂礲硂子三子皆才而賢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足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於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

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於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於聞人以識其墓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没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繇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

顯人茍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人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

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恩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

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葢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繇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於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於千載天

三〇九一

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孫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嗛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珵字克讓生於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於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於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陜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

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於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緜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木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

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繇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於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

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之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槩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

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益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勉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修於閨闥之内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觀聽者在此而不

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皐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

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葢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

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為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繇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腯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

於人俗子輩鹿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眞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

則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羈縶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真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

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繇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

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嫉惡者取人多喪其眞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修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徵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徵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

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繇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信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傳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

喜以為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為鐃歌十二篇以宣敭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向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於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為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撓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標草木

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巳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緱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

遍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稾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所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没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

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澀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况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襃臧甫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

孝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

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

今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illegible]
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
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顧
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覩其詩而
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
於告子皐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
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
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

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著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瞀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弟疑聶夷中詩二月非賣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

爲未當乎理夫吏中益以貪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饑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鋭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巳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爵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横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

三ろ七三

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剨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欲

意於所難必修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埋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悠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繇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

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黙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搢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

之慶矣

題許士修詩集後

無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亦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為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

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
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
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
友王修德修德長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
家南中孀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
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
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
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
爲予言里人王順與其弟睞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
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順睞爲購工刻於家以

於其[illegible][illegible]君不以存沒少異若瞋睞之於師益亦嘗
道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
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
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
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
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
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
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

官行事之詳巳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盖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於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

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况一笏乎

書李實夫序後

名號者巳之所命以别乎人茍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巳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修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

名號者不亦善於自修者乎善於自修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覲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於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益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繇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刻除之何繇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旣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

已不繇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已繇之而化人之從
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
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繇之機巧之
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
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
李君之化也夫

讀

先生文每卷多有闕失艮爲悒快茲康熙戊寅夏
幸逢　邑侯俞公慨捐修輯始成全書大愉快
也爰勉襄之以慰夙心　蔡元昇再識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沛浩潤重編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

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
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偘偘石子衛之父師
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
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
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
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
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
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
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貫世無人望
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
彼其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
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
其事雖微以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慚昌言正色
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旣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
厭棄人言篡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
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
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
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
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
量小才輕人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

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絜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尊（疑作遒）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淸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

矢中其王猶方沸懸泉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覆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恆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弑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

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讎孰所怨惡吾取其才

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狗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弃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駿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發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

士不知道以戰為嬉孰能無為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吝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貴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慶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

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臨童僣擾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月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襲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

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
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
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
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
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
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
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
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宜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

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官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啟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

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繇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没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
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
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
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
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
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
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徵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

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黕䏶
公曰嘻哉非子疇繼刪煩剗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
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
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
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
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
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
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

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

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坌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責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

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殺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覵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二云敵賛 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

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實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

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

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為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誣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狥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裔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

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

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儒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繇君子觀之苟不以義

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直闕無以異曾
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
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弃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
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蔑猶可
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
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
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
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
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
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

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繇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

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則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

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繇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賛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紛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山疇是悼操雖據國大

賊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女
賈詡虞身死靡它一使受之命爲漢大臣致操復漢必
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
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
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
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濺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
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闘於黄土手搏長鯨
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

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於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

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脩長
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
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
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
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
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
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
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
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
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

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賛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穢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汚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覩之尚愧其醜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

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徐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徐士以布聖蹟為武學生上疏諫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皆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厖解河潰維聖廸哲察於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

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逆其將衰奸兇擅國國不遽亡賢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凛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　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

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
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
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
於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
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葢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
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
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

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溍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褘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

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
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爲
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
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於王庭者若商之傅說及
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
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
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
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於家也今皇上優禮
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藎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
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

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於家豈非問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賛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横經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隂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賛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

御書以賜之命臣以較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
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
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
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炤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
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
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
是御書世則罕覯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
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
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
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繇

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於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嘗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
陶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
而不以爲榮無耻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
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
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
之而不倚揺之而不隋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
知巳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
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

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
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
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
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有天下之所歸也當
國朝之始輿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
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
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賛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
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
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呉王
授江南儒學提舉司較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

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賛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

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為仙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為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為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仙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氷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繇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戞戞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躋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溫冰雪其淸皎如異人紹躋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郤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揩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耻於干譽徼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為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

進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於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敝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廄薪芻幾不屬處之裕

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賛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於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賛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

游於多事之際不嘵嘵以忤物不汩汩以阿世于方
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葢蒼之西東海之時優

劉廷修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
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爲徒
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
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
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

堂之署以爲國之著龜然悠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纘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銜爲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葢齊乎黍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龎淳厚之氣寛和博大足以

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為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者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皆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挫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

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賛

灑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濟如居士賛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沖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歆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纂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於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覩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

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
人者出迎鬚髯頒白冠裳如畫行步蹊蹊可數默然
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
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繇於天而實係乎俗便
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
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
今國朝之典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
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
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
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

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賛之者非余之志也賛曰俗之澆淳覩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彌殆臻於理曷占其端視諸黄氏維黄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黄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於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蘷蘷以殺以豆其服

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於以療饑孰不能言我弗
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
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
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
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
况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
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
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平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塲徜徉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有序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

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禮書於春秋惟玆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賛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愍春秋

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
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娩
夫人姚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宜昭宜於尊章協於
姻族胡姓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
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温則曰既耄于鞠于育心焉
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
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
嘵嘵載翔載翾鳴於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
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弗祿是承何以啟之母
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

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豈哉匪誣

老人星賛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祐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賛

羣兒戲兵汚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慙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

哀彼安肅撲嗷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有序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

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艱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繇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繇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穆盛德之士

畫梅贊 有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冶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窗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顏

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賛 有序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賛云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瘢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

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逝大荒追雲躡風羣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爲好義作修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賛者方子

公像

馬圖贊　有序

象乘雲委蛇君得之贊昔方于
王于善晉得業之斷流為木石與書同[illegible]相王澗
爲好義仁修德斯木贊
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視之振翼奔軼況其俯首[illegible]若鼓車龍曲難[illegible]曹鎮
踴風驀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沛日月伯樂
金工非馬所育此三駿乃馬之靜[illegible]乃大渥道王